

春夏之交,老母鸡一天到晚混淘淘,叭辣窠里打瞌睡,乡下头称这种现象为“煞窠”。煞窠鸡有人讨厌有人欢喜,讨厌个是:食仍旧要吃,蛋基本勿生。欢喜个是,经常能孵出小鸡来,省铜钿。小辰光屋里向经济条件推扳,爷娘就叫我当煞窠鸡个“小保姆”,孵一窠小鸡。

孵天,选好可以孵出小鸡个蛋,再认认真真做好孵小鸡个“豪华间”。听没想到,老母鸡看到铺好稻草、棉絮个“软卧”,一点勿动心,反而金窠银窠勿及原来个老窠,几次三番拒绝进入“豪华房”。我一时情急,就辣里向放仔一窠鸡蛋,老母鸡看到鸡蛋眼睛发光,马上轻手轻脚蹲下来,用尖尖个嘴巴拿散放个鸡蛋拨到翅膀下面。看到老母鸡情绪稳定,我心里总算踏实下来。

孵小鸡,意外防勿胜防。有一天夜里,睡梦里突然听到鸡叫,开灯一看,一只老鼠从鸡窠里逃出来,老母鸡伸长头颈,“咯咯咯咯”叫得惊心动魄。听说饿昏个老鼠会偷蛋吃,连忙抱起老母鸡一看,10只鸡蛋少脱1只,旁边是湿答答个碎蛋壳。为了对付老鼠,我辣鸡窠旁边放了勿少老鼠夹,但是老鼠邪气机灵,好像晓得有危险,一段辰光里向销声匿迹。我猜想,或许是老母鸡个自卫反击让老鼠长了记性,晓得伊惹勿得。

老母鸡孵蛋相当认真,有个辰光会拿蛋夹到翅膀里向,而我一无所知。有一趟早浪向,我想抱老母鸡出来放风喂食,

为老母鸡当「小保姆」

文 / 史美龙

辣末生头听到“啪嗒”一声,只觉着脚板浪热乎乎,低头一看,发现鞋子被碎鸡蛋弄得一塌糊涂。先后有两只鸡蛋能“牺牲”咽,想想真是肉麻。

大约过了半个月。一天夜里,我照常拿鸡蛋到灯光下头“体检”,发现8只鸡蛋里各有一团黑影,说明每只鸡蛋里有了小生命。老母鸡好像也心知肚明,勿分昼夜用嘴巴“咕咕咕”轮流翻蛋,转移到身边最暖热个部位拥抱起来。听仔这种富有节奏感个“摇篮曲”,我夜里因倦也困得特别香。

听大人讲,孵小鸡一般需要廿天。但到了孵天早浪,孵窠里向一点动静也没,老母鸡也是勿动声色。我一下子额头角浪冒出汗来,真担心孵一窠小鸡像蒸山芋蒸到一半熄火——僵脱。当天辣学堂里,我经常辣课堂浪走神,拨老师批评了勿少次。好容易等到放学,三步并作两步朝屋里跑。刚进门就听见窠里传来“叽叽喳喳”个声音,奔过去一看,8只毛绒绒个小鸡围绕辣老母鸡旁边扑腾,好像辣演奏春天交响曲。有一只特别调皮,扑到老母鸡个背浪向,好像准备“登台独唱”一番。

我之个前担心一下子孵脱了,剩下个是满满个成就感。心里做道算术题,一只小鸡值3角,8只小鸡等于2块4角。放到现在,睇眼睛铜钿勿算啥,当年可以买80只咸大饼。再算一算小鸡长大了,还能天天生蛋。开心之余,我深深佩服老母鸡480多个钟头勿离勿弃培育新生命个精神,送拨阿拉一个改善生活个希望。

老里八早

“棚户”溯源是“蓬户”

文 / 叶世祚



沪语中古语

根据上海的城市发展规划,“十四五”期间的旧城改造依然是一项重要任务;但其改造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早先的棚户房了,上海市区成片的棚户区已经基本绝迹。回过头来我们要问的是:“棚户”是什么?该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?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对“棚户”的注释是:“住在简陋房屋里的人家”;《上海方言词典》对之有两释:“1.结构简陋、低矮的房子;2.居住在棚户内的人家”。

在古代汉语中,“棚”本来就是指简陋的蓬架或小屋。《隋书·柳彧传》中写道:“高棚跨路,广幕凌云”;唐代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经》中写

道:“所有资生之具,并棚上安之。”于是,与“户”字搭配,就自然被理解为住户、住家。实际上,“户”最初的字义是门。东汉刘熙《释名》中写道:“户,所以谨护闭塞也”;明代魏校的《六书精蕴》说得更清楚:“凡室之口曰户,堂之口曰门;内曰户,外曰门;一扉曰户,两扉曰门”。因此,和表示“门”的“户”搭配的,早先是“蓬”而非“棚”。

蓬,指的是蓬蒿草;而“蓬户”则是指蓬蒿所编成的门。《庄子·让王》中描述安贫乐道的孔子弟子原宪:“原宪居鲁,环堵之室,茨以生草;蓬户不完,桑以为枢而瓮牖;二室褐以为塞,上漏下湿,匡坐而弦歌。”大意是说原宪住在鲁国的房子很小,屋顶盖的是新割下的茅草,蓬草编的门透亮漏风,总之各种简陋。自此以

后,“蓬户”一词便被历代文人用来形容住屋的狭小陋劣。南北朝的《后汉书》写袁章:“居贫,蓬户蔬食,躬勤孝养”;唐代戴叔伦有诗云:“遥夜独不寐,寂寥蓬户中。”宋代苏轼《黄州快哉亭记》:“将蓬户瓮牖,无所不快。”明代何景明《东门赋》中写道:“朱栢而葬,不如生处蓬户。”其中的“蓬户”指的都是简陋陋室。直至现代商务印书馆编辑的《辞源》里,还只收“蓬户”而不见“棚户”。

“棚户”来自“蓬户”是显而易见的,自有“棚户”而“蓬户”逐渐隐入历史也是事实。虽然仍有贫富差别,毕竟用蒿草做房门的现象不可能再有,认可“棚户”为陋居就顺理成章。在上海话中,“棚”音近 bang,“蓬”则读若 bong,已然不再同音,“棚户”“棚户区”也读不回“蓬”去了。

逛街网购 各有乐趣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闲话闲画

从前买物事是要兜商店。小辰光住辣天山一条街,礼拜天跟牢姆妈兜绸布商店是一桩苦差事。

一走进去,铺天盖地是各种布头个味道,的确良、花洋布、涤纶纶,各有各个味道;我当时人小,头刚刚挨着柜台,结果,各种味道沉下来正好齐辣鼻尖旁边,闷得透勿出气来。

后来我长大了,平常有空,就欢喜跟闺蜜一道兜马路,一条淮海路随便兜兜就是一天,走得肚皮饿了,就辣弄堂口吃碗小馄饨。一天下来,有辰光也听没买啥物事,想想送个辰光兜个应该是心情。

刚刚开始有网购个辰光,心里也是蛮抵触。买物事个辰光,看一看摸一摸个乐趣侬听没了。

勿过,辰光长了,居然也习惯网购了,居然也寻着乐趣了。想想,人也真是老容易移情别恋。其实网购还有一个优点。到店



里买物事,有辰光看一眼,旁边人夸一夸,自家脑子一热就买下来了。过两天看看,又勿欢喜了,就丢了旁边,既浪费钞票又占地方,冲动害煞人。网购就勿一样了,有了看中个物事,可以先放辣购物车里,摆两天。过两天冲动过去了,再看看,也就听没兴趣了。

白果香来自果糯

文 / 周允中

“白果要哦,炒白果,香是香来自果糯是糯,五月开花十月大一”小辰光,到了秋冬季节,经常能看到用棉垫子盖个背篓,走街串巷吆喝卖炒白果个商贩。炒白果交关便宜,一角洋钿可以买十来只,勿但可以当零食,还可以充饥。对我来讲,选种叫卖声是能勾起肚皮里个馋虫,但是姆妈勿主张拨我买白果吃,按伊个讲法,白果是有毒。白果含有青酸毒素,多吃确实容易中毒。据说老早子的确发生过小囡吃多了炒白果,结果口吐白沫,丢了性命。原因是小贩偷工减料,本来应用炭火铁锅慢慢炒熟个白果,伊用铁丝网架辣煤球炉浪烘烤,结果外面已经焦脆了,里向还听没熟,造成严重后果。

白果又名银杏,种树木又叫公孙树,是落叶乔木,乡下人侪叫伊鸭脚树,因为树叶特别像鸭子个脚蹼。秋天一到满地金黄,实在是蛮好看个一道风景。白果是银杏果实个果核,果肉是勿能吃,只有等伊烂脱了,用清水冲洗外皮,晒干碎壳,剥出种仁,才能吃到白果。白果个果肉也是勿可以随便碰到身体皮肤

糯,否则皮肤浪会起小泡。据说,种树要栽培廿年以上,侪会结果。银杏树可以活几百年,果实隔年生。中医拿伊入药,可以治肺病、咳嗽、杀虫、化痰。最奇怪个是可以减少小便,过去童生、举子参加考试,侪会辣身边带点白果,能够减少上厕所个次数。

小辰光,我最喜欢看一个苏州人炒白果,伊挑个担子,一头放煤球炉,一头是浸满白果个水缸,炒白果用个炒勺竟然是一只老大个蚌壳。伊一面炒,一面还会讲滑稽,唱小热昏,听得我哈哈笑。记得送个小贩唱词大致是:“白果香来自果糯,要买白果就来数,勿买请依快点走,买好回去润老酒——”

因为小辰光从来听没吃过白果,看人家吃,那气馋,总想尝尝是啥味道。附近有家邻居是绍兴人,每到冬至、腊八,伊拉侪要吃八宝糯米粥,粥里就有白果。夜快头,我到伊拉屋里白相,混腔势,拖到吃粥辰光,就厚仔面皮,一点勿客气,拿了一碗吃起来,吃过后才晓得,白果有点苦,但是勿难吃,又糯又滑,实在是好东西。

茄山河

2021年,旧里要动迁。一家三五口,一间小房间,白天人轧人,夜里拉门帘。盼了交关年,亭子间、灶披间、二层阁,总算可以告别了。

住辣旧里几十年,房子破旧勤去讲,一旦天浪落大雨,天花板浪画地图,泥浆污水落淋漓,面盘脚桶个上阵。百姓居住有困难,政府放辣心里向,城市建设辣规划,旧里改造真贴心。

动迁消息传开来,阳光照进心坎里,人人激动落泪,奔走相告俱欢喜。补偿细则讲得透,协议签字个争先。拿仔补偿选新居,小区环境看仔细。客厅卧室朝向好,房间方正设备齐,阳台壁橱卫生间,上下有电梯。

老张拿到动迁费,买房之外留一点,孙子读书蛮用功,教育经费补点。

老王拿到动迁费,买间小房留铜钿,儿子结婚开销大,媳妇进门见面礼。

陈家伯伯两夫妻,儿子外地做生意。市区不缺房子住,新房买到郊区去。房间宽敞空气好,换环境躲清闲。

邻里之间来告别,拍张照片留纪念。谈谈规划笑嘻嘻,好像跌进蜜罐里。政府年年办实事,幸福生活得体现。

我侬旧里要动迁

文 / 宛延寿

沪谚熟语印

篆刻 / 周建国



一塌刮子



交关

春色迷眼 花香怡人

文 / 邵天骏

春天来了!上海到处是绿色搭仔鲜花个风景。离我屋里勿远个古李园里,还有阿拉小区周边道路旁,满眼是春浓草绿,处处是花草芳香。我每天吃好夜饭出门散步兜马路,总感觉有一股甘甜涌入心田,老适意。附近个华东路是我经常去散步个地方。路两边是经过精心修剪、布局精致个绿化,惊喜勿少。窠里,花团锦簇,花草茂盛,花香怡人,鲜花竞相开放,争奇斗艳。我慢慢交就弯进了一条小路,放松心情欣赏鲜花绿叶带拨我个舒适视觉效果,从容捕捉阳光增添出来个无穷活力气息。一歇歇,就看到几只交关漂亮个鸟雀相互嬉戏降临辣我身边个草从里,欢快跳跃鸣叫。一阵阵温暖微风吹过,树枝、绿草搭仔花朵轻轻晃动,好像辣呢喃细语。

明媚春天,路边杨柳树枝偷偷交荡起秋千,老辣末生头听到“啪嗒”一声,只觉着脚板浪热乎乎,低头一看,发现鞋子被碎鸡蛋弄得一塌糊涂。先后有两只鸡蛋能“牺牲”咽,想想真是肉麻。大约过了半个月。一天夜里,我照常拿鸡蛋到灯光下头“体检”,发现8只鸡蛋里各有一团黑影,说明每只鸡蛋里有了小生命。老母鸡好像也心知肚明,勿分昼夜用嘴巴“咕咕咕”轮流翻蛋,转移到身边最暖热个部位拥抱起来。听仔这种富有节奏感个“摇篮曲”,我夜里因倦也困得特别香。听大人讲,孵小鸡一般需要廿天。但到了孵天早浪,孵窠里向一点动静也没,老母鸡也是勿动声色。我一下子额头角浪冒出汗来,真担心孵一窠小鸡像蒸山芋蒸到一半熄火——僵脱。当天辣学堂里,我经常辣课堂浪走神,拨老师批评了勿少次。好容易等到放学,三步并作两步朝屋里跑。刚进门就听见窠里传来“叽叽喳喳”个声音,奔过去一看,8只毛绒绒个小鸡围绕辣老母鸡旁边扑腾,好像辣演奏春天交响曲。有一只特别调皮,扑到老母鸡个背浪向,好像准备“登台独唱”一番。我之个前担心一下子孵脱了,剩下个是满满个成就感。心里做道算术题,一只小鸡值3角,8只小鸡等于2块4角。放到现在,睇眼睛铜钿勿算啥,当年可以买80只咸大饼。再算一算小鸡长大了,还能天天生蛋。开心之余,我深深佩服老母鸡480多个钟头勿离勿弃培育新生命个精神,送拨阿拉一个改善生活个希望。

明媚春天,路边杨柳树枝偷偷交荡起秋千,老辣末生头听到“啪嗒”一声,只觉着脚板浪热乎乎,低头一看,发现鞋子被碎鸡蛋弄得一塌糊涂。先后有两只鸡蛋能“牺牲”咽,想想真是肉麻。大约过了半个月。一天夜里,我照常拿鸡蛋到灯光下头“体检”,发现8只鸡蛋里各有一团黑影,说明每只鸡蛋里有了小生命。老母鸡好像也心知肚明,勿分昼夜用嘴巴“咕咕咕”轮流翻蛋,转移到身边最暖热个部位拥抱起来。听仔这种富有节奏感个“摇篮曲”,我夜里因倦也困得特别香。听大人讲,孵小鸡一般需要廿天。但到了孵天早浪,孵窠里向一点动静也没,老母鸡也是勿动声色。我一下子额头角浪冒出汗来,真担心孵一窠小鸡像蒸山芋蒸到一半熄火——僵脱。当天辣学堂里,我经常辣课堂浪走神,拨老师批评了勿少次。好容易等到放学,三步并作两步朝屋里跑。刚进门就听见窠里传来“叽叽喳喳”个声音,奔过去一看,8只毛绒绒个小鸡围绕辣老母鸡旁边扑腾,好像辣演奏春天交响曲。有一只特别调皮,扑到老母鸡个背浪向,好像准备“登台独唱”一番。